

街巷寻珍

■袁朝阳

著名文学家茅盾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谈到新文学运动十年时说：“河南及湖北似乎差些……中州大学的文艺研究会有‘文艺’，临颖的飞霞文学社有‘飞霞’。”高度肯定了临颖飞霞文学社革命文化的战斗作用。河南大学教授刘景荣女士在研究河南新文学运动的有关论著《鹤外红销一缕霞》中写道：“临颖飞霞文学社是河南新文学运动早期的重要文学社团。其产生与活动，展示了河南第一代新文学作家群体意识的觉醒，为河南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为近百年文学豫军的艰难崛起奠定了基础。”

临颖飞霞文学社，是1925年3月主要由临颖甲种蚕校师生组成的新文学社团，当时由国文教师周仿溪、王皎我和学生张耀南发起成立，参加的学生还有程守道、张洛蒂、张本固、刘永安、刘海旺、刘海秀、卢景楷等，后来信阳女师的学生胡明瑜、曹舒翔也经常参加文学社的活动。这个由教师和学生总共十余人组成的文学社团，规模不大，但实力雄厚。它的主要负责人周仿溪，临颖陈镇双楼村人，省立一师毕业，中共地下党员，1923年3月开始在全国著名文学期刊《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新诗《破寨之后》和两篇文学评论《叶绍钧君的〈火灾〉》《徐玉诺君的〈火灾〉》，在《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八号上同时刊出，标志着他正式步入文坛。1924年，他加入主要活跃于京津一带的全国性文学社团绿波社，嗣后他的名字便频频出现在《小说月报》《绿波》《文学周报》《中州文艺》《豫报副刊》上，成为当时写作最勤奋、知名度最高的河南籍作家之一。王皎我，河南开封人，大学新闻系毕业，原为开封《晨钟报》记者，兼搞文艺批评和新诗创作，在河南新闻界是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张耀南，临颖皇帝庙乡前张村人，是当时临颖甲种蚕校学生，1923年开始发表新诗，1924年加入绿波社，当时全国很有名气的文学刊物上经常有他的诗作，已是在省内外颇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其他一些成员进社以前，也大多在省内外报刊上公开发表过作品。飞霞社成立不久，即创办了内部不定期社刊《飞霞》，后借用当时河南发行量最大的《新中州报》副刊的位置，先后创办《飞霞三日刊》和《飞霞创作刊》，随报发行省内外。1925年4月，《小说月报》在“文坛杂讯”专栏在头条位置报道了飞霞文学社成立的消息：“河南临颖的几位文学爱好者如张耀南诸君，近期组织了一个飞霞文学社，且出版一种刊物《飞霞》。”文学社及成员作品，曾一度引起茅盾、郑振铎、叶绍钧、冰心、徐玉诺等文学名人的关注。

一个远离省城的县办职业学校，能够产生有如此实力和影响的文学社团，粗看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联系学校的背景加以考察，就会发现这完全在情理之中。

一缕倏忽而过的飞霞

一

临颖甲种蚕校的前身是一所相当于高小程度的职业学校——乙种蚕校。1921年田清波接任校长，第二年将其改为相当于旧制中学程度的四年制甲种蚕校，开设科目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进化论、蚕树栽培、养蚕、制丝、肥料学、土壤学、气象学等；设有图书室、阅览室、试验室；学校聘请附近各县名师任教，招收南达信阳、北到长葛、西至叶县、东到西华等十几个县市的学生，每年招收新生一班40人，全校4级4班。校长田清波，治学严谨，为人正派，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敢于同社会上的不良行为做斗争，人送绰号“田疯子”。他在1923年前后，发动师生集资创办阜民丝厂，并亲自动手改进设备，提高生产效率，加工的蚕丝远销上海，生意一度红火，后来受外国丝厂排挤而破产。丝厂的破产，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单靠实业不能救国，要使国家富强，必从培养文理兼通、志向高远的人才做起，而要培养一流的人才，必须有一流的师资力量。

徐玉诺，河南鲁山人，是当时省内外颇有名气的进步诗人，1922年春被田清波聘为国文教师。徐先生具有幽默、浪漫的诗人气质和平易近人的性格，在课堂上，他首次把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和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品作为教材，令学生耳目一新，并对新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课下，他一方面勤奋创作，不断有新作发表；一方面言传身教，指导学生学写新诗、散文。他发表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郑振铎、叶绍钧作序的新诗集《将来之花园》，学生们争相传阅，竞相仿写。1923年徐先生离开蚕校，赴厦门大学任教去了。田校长又从杞县请进一位叫叶善枝的国文教员。叶善枝是河北玉田人，五四运动前后曾在上海居住，很熟悉上海革命文艺界的活动，经常给学生讲上海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等文学团体。他从上海带来的许多革命刊物如《申报》副刊、《创造月刊》、《自由谈》等，引起同学们极大兴趣，一时间，学校的革命文学气氛极为浓厚。叶先生并不满足于向学生言传口授，还很重视学生的社会活动，他组织学生演出有强烈反封建礼教意识的话剧《孔雀东南飞》，轰动全城，在一潭死水的临颖，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新高潮。

受徐玉诺、叶善枝的影响，新文学、新思想在学生中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共产党人谷廷乔也曾被聘为学校教师。谷廷乔是临颖固厢乡七里头村人，早年加入共产党，后来成为临颖首任县委书记，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在蚕校任教时，他不仅传播先进的科学知识，还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地下党组织，使学校成为一片革命的热土。在如此丰厚的文化背景影响下，周仿溪、王皎我受聘临颖甲种蚕校不久，就发起成立了飞霞文

学社，自然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

二

为了进一步引导青年学生阅读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想，周仿溪和王皎我在临颖甲种蚕校创立了“读书社”，不仅吸引了一批进步教师，也吸引了大批进步学生。在读书社里，大家不仅可以自由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还可以经常聆听周仿溪、王皎我等人的文学讲座。先进文化和革命思想在读书社里水乳交融，巧妙地结合起来，快速地得到传播。读书社规模越来越大，许多人不仅喜欢阅读，还渐渐喜欢上了写作。1925年3月，根据大多数学生所具有的思想觉悟和革命热情，周仿溪、王皎我在学校发起成立了颇具声势的文学团体“飞霞文学社”，主要吸收蚕校的进步学生骨干参加。他们指导学生写诗宣传，通过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形式宣传新思想，研究新文学，反映劳动人民的深重苦难，以揭露和抨击封建主义社会制度。

飞霞文学社成立不久，即创办了内部不定期社刊《飞霞》，主要发表学生社员的习作，在社团和学校内部交流。1926年8月，由王皎我出面与开封新中州报社商定在该报副刊栏先后出版《飞霞三日刊》和《飞霞创作刊》，前者以文学批评为主，每逢周一、周四出版；后者以为学生创作为主，每逢周三出版。每期另印单页50份，分送飞霞社员及学校作为资料参考。所登载的作品，绝大部分出自飞霞文学社成员之手。他们鞭挞社会黑暗，传播进步思想，对军阀混战时期的民生给予了真实的记录和审判，成为当时新文学运动中独树一帜的新生力量。由于《飞霞》专刊的问世，《新中州报》发行量也与日俱增。飞霞文学社的名字很快传遍中州大地，临颖甲种蚕校也因此声名鹊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整个文学理论批评界基本上听不到河南的声音。作为纯文艺理论批评刊物《飞霞三日刊》的横空出世，成为这一时期河南新文学理论批评界的一枝独秀。这份刊物虽然偏居一隅，其眼光却不为地域所囿，而立足本地，面向全国。从学生的习作、无名作者的小说，到五四时期中国新诗的扛鼎之作《凤凰涅槃》，以至刚被介绍到中国不久的世界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无不在它的评论之列。从评论对象上看，它几乎涉及了文学运动、理论建设、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作家修养、外国作品译介等各个方面。被评论到的作家、批评家，从大名鼎鼎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郑振铎、到成仿吾、赵景深、宗白华、郭绍虞、王鲁彦、高长虹，再到河南作家徐玉诺、于康虞、段凌辰、陈子翼等，不胜枚举。这样一份批评专刊，又借助《新中州报》的发行优势得以在省内外广泛传播，对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

河南新文学运动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而发起人之一周仿溪，虽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小城，却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他关注非战文学的真实记录，是当时河南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文艺、分析文学艺术而产生巨大影响的知名批评家之一，提出了“文艺是人生的解释”“文艺是人生的指导”等鲜活的理论，指出文学艺术作品在人生理想、前进方向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他热情呼唤“第四阶级的革命文艺”，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沈雁冰、沈泽民等遥相呼应，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思潮的到来做了理论探索和舆论准备。

1927年3月，大革命的烽火燃烧到了河南，王皎我受邀到上海《申时电讯》社任编辑，不久周仿溪也离开临颖，赴信阳女师任教去了。飞霞文学社大部分成员也都纷纷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其中有8人加入共产党，4人被派往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人被派往苏联留学。《飞霞》专刊遂告停刊，前后大半年时间，共出50多期，这让很多文友感到失落和惋惜。

三

飞霞文学社从成立到停止，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却培养了一代临颖作家，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革命者。飞霞文学社不仅是一大批文学新人的摇篮，也是一大批革命者的摇篮。飞霞文学社作为一个社团结束以后，其主要成员还继续对河南新文学的发展产生着影响。1928年，正在开封参与筹建省农会的张耀南被捕入狱，在狱中组织“政治犯”们办手抄的文学刊物，用诗歌鼓舞战友们的士气，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著名诗人苏金伞晚年回忆说：“当时在开封第一监狱与张耀南一起写诗歌、编刊物的经历，影响了他一生的文学道路。”到了20世纪30年代，原来飞霞文学社中的两个年龄较小的社员张洛蒂、程守道后来居上，成为河南左翼文学阵营的中坚力量。1936年，张洛蒂、程守道和郑州的高紫瑜、许昌的王兆瑞、叶县的刘心皇等15人发起成立了有100多个会员的劲风文艺社，实现了全省进步诗人的大联合，大大增强了文学豫军的整体实力，把河南新文学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大革命失败后，临颖共产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飞霞文学社成员有6人遭到通缉，5人被捕入狱。在以后漫长岁月里，有人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有人坚持斗争直至胜利，成为党和政府的干部；有人从此远离政治，继续写诗；有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清查对象。在一整部云蒸霞蔚、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飞霞文学社如一缕倏忽而过的飞霞，其生命是短暂的，其色彩却是绚丽而又璀璨的。

(文中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人间世相

过生日

■李耀伍

爸爸是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妈妈是农民，我的上面有两位哥哥，我的到来并没有给想要一个女孩的父母带来快乐，反而增添了忧愁。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不宽裕。衣服是大人穿了小孩穿，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冬天的棉袄到了春天，去掉里面的棉絮改为夹袄；穿破了的长衣长裤到了夏天就改为短袖短裤。早晚都是苞谷面饼子红薯糊，至于菜，好的光景就是白菜、萝卜，差的时候则是咸菜、蒜汁，中午天天是青菜叶素面条，妈妈的茶饭不好，擀的面条出锅后只有二三指长，两位哥哥叫“糊涂面面条”。听邻居大妈大婶们说，我小时候又黑又瘦又矮，经常吃药打针，有时还要去医院住院。

在我老家，人们把过生日叫成“过生儿”，但作为穷人家的孩子，七岁前的是，没有过生日概念的。上小学了，我经常看到有同学从书包里拿出煮鸡蛋，边吃边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妈妈专门给他煮的。孩子在美食面前是很难经得起诱惑的，看着别人吃煮鸡蛋，不知默默咽下多少口水的我，也希望自己生日那天吃到妈妈给我煮的鸡蛋。终于，有一天放学回家后，我鼓起勇气问妈妈：“别人过生日妈妈就煮鸡蛋，我怎么没吃过？”“等你生日那天，我也给你煮鸡蛋。”妈妈听后后面无表情地随口答道。于是我开始盼望星月亮的盼望生日的到来，可是段考过去了，妈妈说没到哩；期考过去了，妈妈说还没到；寒假过完了，妈妈说快到了；段考又过去了，妈妈还说没到；期考又过去了，妈妈仍然说没到；暑假过去了，妈妈依然说没到。

又长大一岁的我，趁着老师让填表时，悄悄地在语文书上记下自己的生日——四月十二，可家里既无日历，又无台历、挂历，什么时候到四月十二还得问妈妈，得到的回答外甥打灯笼——照旧。

一天晚上，我已经钻进被窝准备睡觉，邻居大妈喊我：“老白，明天就是四月十三了，咱们要去修河了，你走时记住喊我。”“嗯！明天四月十三，今天不就是四月十二吗，不就是我的生日吗？妈妈怎么没给我煮鸡蛋？”我心里接连打了好几个问号。邻居大妈走后，我开始向妈妈述说自己的委屈，妈妈只是不停地点头，可就是不提煮鸡蛋的事，我越说越委屈，慢慢就哭起来了，妈妈起身去外面看看发的面开得怎么样了，我听到“砰”的一声响，妈妈回来说她把茶瓶碰倒了。我一听大事不妙，赶紧钻进被窝睡觉了。从那以后，我不再向妈妈要生日鸡蛋。

不过，过生日的渴望并没有消失，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强烈。有时在心里难免埋怨：家里就那么没钱吗？等自己将来挣钱了，一定要好好给自己过生日！

一个人内心的渴望长期受到压抑，如果得到一点点的满足就感觉是莫大的安慰。上大学的一天晚饭后，我发现课桌里面躺着一本《深圳青年》和一个礼品包，拆开一看是一个笔筒。原来是同学送给我的生日礼物。那天，树是那么翠绿，花儿是那么美丽，鸟鸣是那么动听。

参加工作后，过生日的经济瓶颈应该不复存在了。爸爸退休了，从外地回到了家，听我说过过生日的话题时，他幽幽地说：“你爷爷过完六十大寿不到半年就走了，你华昌伯伯过完六十大寿不到一年死了，你炎大爷七十二那年非要过寿，当年就埋了……”他说李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过生日。联想到爸妈心中李家男人的“魔咒”，瞬间，一股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原来爸妈不是不为我过生日，而是怕过生日给他们的宝贝儿子带来意想不到的祸端啊！

窗外悦耳动听的鸟鸣吸引我来到阳台，向东看去，太阳跃出地平线，冉冉升起。

诗风词韵

小城风景（外一首）

■特约撰稿人 赵根蒂

一大早
给这个小城梳洗罢
环卫工人聚到一起
在路边台阶上，蹲坐成橘红的“一”字
开始吃早餐，馒头、咸菜、鸡蛋、豆浆
这群老头老太说说笑笑
看太阳渐渐爬上楼顶，大把大把金洒下来
闪亮了大街小巷
车辆、行人、鸟儿、风儿，驮着阳光
开始川流不息、忙碌起来
他们坐在街边
给这个热闹的小城，浓墨重彩地画了一笔

花瓣雨

骄阳似火的途中，一辆洒水车超过了前面
毛毛细雨普天而降
顿时，淋了个满头满脸
不由得打了一冷战，抬头正欲张口发怨言
忽然觉得有些眼花缭乱
那浓密的水雾在阳光照耀下
显现出一弯美丽的彩虹
水雾不断、绚烂不散
那辆水车屁股后，就这样拖着一圈光环
悠悠的在人民路上游荡
我也保持着这个角度与速度
一头雾水地骑着电动车
彩虹走、我也走，时光纷纷扬扬
一路飘落的都是它，晶莹多姿的花瓣

秋日午后

■特约撰稿人 王新卫

午后的阳光，温暖耀眼
长堤上，一片金灿灿
河水在，温柔的吟唱，悠长清浅
谁家的，指甲花开了。遑遑的，一抹艳
两只喜鹊，在草地上野聚
没有香玫玫瑰，依然很浪漫

“截至”并没有“截止”

■文/李华强 图/陈晓蕾

“截至”和“截止”是我们学习和工作中的高频词。我在看报纸、公文和一些材料时，发现有人用得准确，有人却用得那么恰当。比如“本次会议报道时间截至到3月26日中午十二点”“截止六月底，我市财政收入已突破一百亿元”等用法就值得商榷。

“截至”和“截止”差别在哪？《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截至”的解释是：“截止到（某个时候）；报名日期截至本月底。”对“截止”的解释是：“（到一定期限）停止；报名在昨天已经截止。”《现代汉语词典》侧重语法方面的界定，例证说明前者置于表示时间的词语之前；后者则置于表示时间的词语之后。笔者认为，恰当使用二者，还应该从语义学上作进一步区别，关键在于弄清“至”和“止”的差别。

从“至”和“止”的字源上看，甲骨文、金文“至”字像箭头降落地面的样子，用以表示到达的意思；《说文解字》认为“至”像鸟飞落到地面之形，《说文解字·至部》：“至，鸟飞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犹地也。象形。”《说文解字》所解释的小篆字形虽与甲骨文、金文字形有别，但无论像箭头还是像鸟飞，其构字理据是一致的。“至”是会意字，本义指到、

到达，如我们常用“以至”表示到达的程度、范围或结果。甲骨文、金文“止”字是脚板和脚趾的象形，《说文解字》认为“止”像草木初生的根干。“止”是象形字，本义指足、脚。人之进退由脚控制，所以“止”可引申为不动、停止的意思，如“报名日期至6月30日止”。

厘清“至”和“止”的演变及字义，有利于精准把握“截至”和“截止”的含义及用法。从语法上说，“截至”是及物动词，后面一般要搭配具体时间；而“截止”是不及物动词，一般不搭配。如：“报名工作12月31日截止，截至12月15日已报名1336人。”从词义上说，“截至”表示某事物到达某个时间，强调“暂告一段”，常用于统计一段时间的财政收入、资产效益、工作成效等，而该活动、工作并未停止，仍在继续。如：“截至目前，七一路大桥建设已完成工程量的一半”“截至六月底，我市财政收入已突破一百亿元”。而“截止”则表示某事物在某个时间停止，强调“不再继续”，如：“会议将于明日截止”“高考志愿填报截止时间：18日下午4时”。

需要注意的是，据《现代汉语词典》和“至”“止”的含义，“截止到”相当于“截至”；“至”就是到的意思，有些材料使用“截至到”属于词义重复，应是不规范的说法。



心灵漫笔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夏天的傍晚，吃过晚饭，我们几个小伙伴便拿着手电筒和罐头瓶去北地摸苍虫。天刚擦黑，晚风渐起，把路两旁杨树上的叶子吹得“哗哗”作响，像一首夏夜的序曲。这时苍虫御风而来，仿佛嫌那序曲太过单调，它们要飞到树上增加一道弦音。这当然是我自以为是的遐想，它们停在树上是为了吃树的叶子，或在树叶天然的温床上，完成生命的延续。

苍虫是黑色的，如同穿了夜色裁成的衣裳，在星光之下显现出一种特有的金属光泽。每逢初一、初三、初五……这类单日子，苍虫就少。而逢双的日子就成双成对的

出没。用手电筒往树一照，很少见到单只的，都是三三两两，甚至四五只趴在一起，或者拼了命的咬噬树叶，或者正做着隐秘的情事。我至今不知道它们是依靠什么来判断单双日子的，自然界总是藏着许多秘密，那是留给未来的礼物。雨后初晴的傍晚，树上的苍虫也多，仿佛树叶饱饮雨露，又被雨水洗净，变得又干净又鲜嫩了。

苍虫是贪吃的杂食性害虫，学名金龟子，常把树叶咬得千疮百孔，在风里晃动时像一面破败的旗帜，更甚者只剩叶脉，变成光杆司令了。苍虫真是不折不扣的害虫，它们还专门欺负弱小，北地道路两旁的小杨树上，简直成了苍虫的集中营，它们既吃它的

嫩叶，还趴在枝干上吸它的汁液。我捉这样的苍虫时就格外不客气，恨不得捏死它们。

摸苍虫不难，“摸”字就顾名思义了。一来苍虫很笨，拿手电筒照射它们时，它们竟会笨到自投罗网，飞到光源的镜面上，我便很轻易就能捉住。偶尔有几只会耍小聪明，来个装死，想逃脱被捉的命运，我才不会上当呢！还有极少数的看见光亮竟展翅往高处飞走了，这就有点让人悻悻然。二来它们贪婪，只顾埋头吃树上的鲜嫩的叶子，根本无暇考虑其他，捉它们毫不费力。

摸到的苍虫被放置在罐头瓶里，黑压压的一片，相互推搡挤压，看得人头皮发麻。上面的想攀着光滑的瓶壁爬出去，中间的使

出浑身力气想踩着别人的背爬到上层，最下层的多半岿然不动，或是认命了，或是被压死了。只见它们口鼻吐出墨绿色的汁液，分不清是苍虫的血液还是吃进去的树叶的汁液，在瓶底沉淀着。如果那汁液弄到身上，是无论如何洗不净的。

到晚上十点左右，苍虫渐少，大概是吃饱了回去睡了，这时我们也打道回府。我们每个人都摸了大半瓶，加起来也有上千只，可苍虫似是摸不尽，逢单的日子尤能收获颇丰，更别提逢双了。摸苍虫是为了吃，母亲当晚就把苍虫淘洗干净，用盐腌上，第二天早上油炸或者爆炒，用来卷烙馍，是解馋的一道美食。

摸苍虫